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學翼真卷一至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灃

經部八

大學翼真目録　　四書類

卷七

臣等謹案大學翼真七卷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别著録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

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疎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為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為一章傳為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為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

此以沒世不忘也為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為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于前章止於信之下謂知本為知止之訛與諸本為異雖少變朱子之説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

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為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凡例

翼真一書本非欲為講義而作蓋以古本出自禮記多有錯簡明道伊川並有改本尚未有定論自朱子章句成立於學官始為不刋之書而後人猶或非之則以大學本無闕文又不應作補傳也於是有崇信古本以為不分經傳者於本經亦無害至有割聖經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為格致傳者又有移淇澳章置誠意章之前以明格致之義者使大學之書如廬山之

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遠近高低所見各異而大學之真面目幾不可識矣是書之作欲為大學重開生面也所更定者唯合康誥盤銘為一章標格致義於邦畿章内安頓此謂知本二句於止於信之下如是而已然而向之疑為衍疑為闕因而割裂推移者今已頭不欠尾不剩渾然天成毫髮無恨矣是書之作實由於此至誠意章後不過博採諸家折中朱子以成此書非作書本意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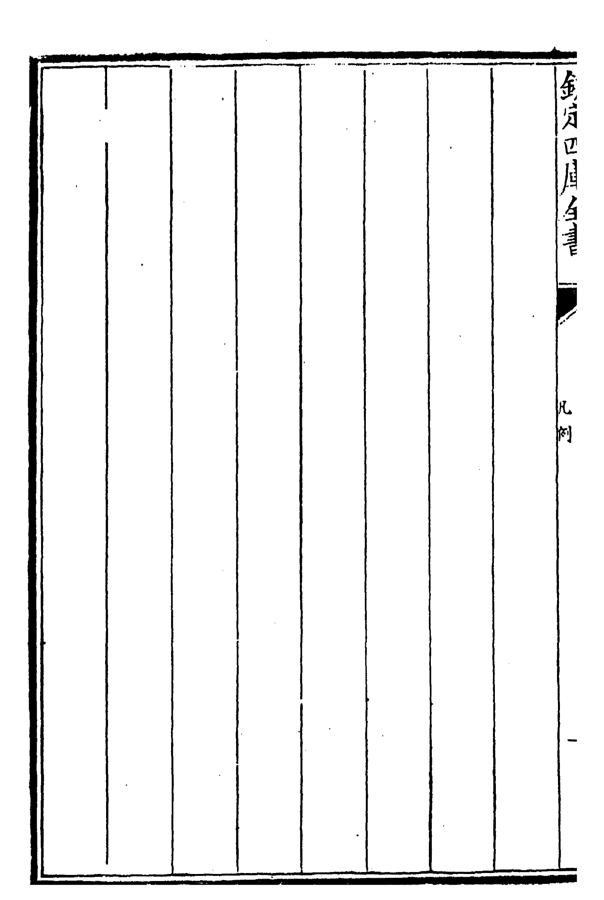
古本不分經傳朱子始别首章為經餘皆為傳確不可
易然而康誥章已釋明明德而盤銘一節復與上章
相連邦畿章始釋止至善而盤銘章末節又與下章
相連界限未清學者疑之今合康誥盤銘為一章釋
經第一節則傳語俱有歸宿而界限亦更分明雖與
朱子分章小異亦無嫌也
格物傳寓止至善傳中瞿氏已言之並非創說吳草廬
謂經文王盤無闕吾於傳文亦云

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下雖由夏雨蒼一言契合而顧亭林實發其端亭林論知止以仁敬孝慈信五者實之下云是之謂知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則雖未明言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下而語脈顯然聯絡不特此二句有安頓之所并知本之當作知止亦已明其故矣

學校之制言人人殊是書言之特詳為從來所未有其於先儒之說散見於禮經注疏者合者取之不合者

置而不論不欲輕議先儒之失也

或問語類中有與章句互異者擇而從之惟其當而已至所取諸儒之說極精亦極嚴而於夏雨蒼之朱註發明取之較多者以其能遵章句之指而闡時解之謬也是書究極精微芟盡枝葉其有他書可以互證及餘義可以旁通者彥昇輒附識數語庶覽者益知是書之折中盡善爾



大學翼真卷一

德清胡渭撰

大學二字音義

禮記凡四十九篇其第四十二曰大學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大舊音泰劉直帶反音代劉昌宗三國魏人撰禮記音五卷與王肅孫炎李軌徐邈同時則固有兩音矣朱子大學章句云今讀如字從劉音非臆說也音既不同義隨而變蓋音泰者主學官而

言天子之辟廱諸侯之頖宫是也讀如字者主教術而言大學之書名及所言三綱領八條目之事是也案釋文條例音堪互用義可並行者靡不畢書故學記言大學者五皆音泰王制大學在郊亦音泰與篇中大師大祖大子大樂正等同而此篇獨兼存劉音是知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者宜審義以定音不可執一而論矣又孔疏引鄭目録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然則康成早以博學解大學書名讀如字又不自劉始也

有疑章句為臆説而欲改從舊音者亦考之不詳耳學官當音泰書名當讀如字恐亦是三國時翻切盛行之後强生分别原古作者之意大字只與小對言即方音讀此字者或輕或重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也釋文條例云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兹弊亦恐還是鷇（音寇）音更成無辯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當體即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

音餘及夫自敗蒲邁反敗他上補敗反之殊自壞呼怪反壞撤上音怪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為别相仍積習有自來矣大學之大或音泰或讀如字正陸氏所謂近代始分還是㲉音更成無辯者也

朱子章句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上大學謂書名下大學謂所學之官辟廱頖宮是也古者因教法之大小以名其官其義則尚書大傳云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方

懿曰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盡之矣自吕與叔解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而章句因之或問又與小子對言曰有大人之學有小子之學今案諸經傳所稱大人有以德言之者困亨貞大人吉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有以位言之者大人患失而惑大人世及以為禮是也有兼德位言之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是也從来有以年齒稱者唯閭巷常談謂長者為大人幼者為小人不可以說

經俗講或以位言或兼德位言直說大人自為學不知是大學中教人之法其誤亦有所自來若改大人之學為成人之學即無病古者入大學之年以冠為期故冠義云冠而后服備將責成人禮焉思齊之卒章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成人與小子對言非即士之入大學者與

大學之學音胡覺切訓效論語集註云學之為言效是也漢儒訓學為覺則學當音胡教切學記引兌讀為說命

曰學學半方慤云上學字宜讀曰斆說命亦作斆斆教也文王世子曰學世子學干戈學羽籥學舞干戚學之爲父子君臣長幼皆音户敎反鄭注云學敎也故說文學與斆同斆可訓覺義如以斯道覺斯民之覺主敎者言也學之爲言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主學者言也

大學一篇凡言學者三大學之道學兼知行而言道學也學養子專指知一邊以條目言之格物致知即中庸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誠意正心修身皆中庸篤行之事故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此兼知行之說也又有以學與行對言者則學該問思辨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是也有以學與思對言者則學該問思該辨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也有以學與習對言者則學該問習該思辨行學而時習之是也大抵學以知言者十之九以行言及兼知行言者十之一隨文生義要不失聖賢立言之本

指而已

先王學校之制

禮記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鄭康成曰教學謂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

則有大學庠序之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曰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

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

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孔氏穎達曰古之教者謂上世也周禮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庠序皆學名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渭按鄉飲酒義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鄭注云庠

鄉學也州黨曰序而此文云黨有庠者蓋鄉大夫所治之黨庠於是乎設故亦得云黨有庠其實乃一鄉之庠非此黨之所得而私也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故有謂此文當作州有序者然果係州字不應在黨之下記者之意蓋錯舉鄉遂之學名以明庠序之徧設鄉以庠為大故畧序而不言遂降於鄉一等所設唯序故以序屬遂每鄉一庠五

序遂無庠六遂凡六序學校之制詳於郊而畧於

野大率如此

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朱子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

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陳氏祥道禮書曰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

簡不帥者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

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
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
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
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
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
而教之於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
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
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

也

按漢書儒林傳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與孟子錯互鄉庠州序周禮有明文而校獨無徵蓋周之鄉學唯立庠序不立校也何休注公羊傳云中里為校室此即家塾左傳云鄭人有遊於鄉校以論執政者則似鄉亦有校豈時俗之混稱不可為典要歟

周禮師氏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李景齊曰虎門路寢門畫虎以示威武之象

保氏養國子以道使其屬守王闈宫中之巷門

蔡氏邕明堂論曰爾雅曰宫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别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禮記内則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曰周立小學於西郊

按天子之小學有二一在内門闈之學是也一在

外西郊之虞庠是也

詩大雅靈臺之三章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正義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文王有聲之六章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箋曰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正義曰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

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為天子之學

靈臺辟廱猶遵諸侯之制及武王有天下宜加壯

麗故更立辟廱于鎬京由是遂為天子之學而諸

侯不得立焉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曰雝

澤也故先儒以為澤宮即西郊之虞庠恐非王氏

曰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文王作豐有辟廱矣武王

作鎬又作辟廱則廱有東西矣今按後漢書注引

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王說本此當

從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據此則靈臺辟廱武王時在鎬京之西故指為西雝也史記封禪書灃滈有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地三輔黃圖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元和郡國志周武王宮即鎬京也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趾淪陷焉

禮記内則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鄭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孔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敎孝弟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

陳氏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

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

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

禮書此論最為精覈惟謂辟廱即成均而不言上

庠未免滲漏按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有虞氏之制周實修而用之為養老學書之地矣昔夔為樂正見左傳典樂教胄子當在上庠而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大司樂即王制之所謂大樂正也其官職與夔同而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故虞之成均別名上庠而周之上庠亦曰成均則成均即上庠可知辟廱乃天子承師問道之所非大司樂教國子之地不得名

成均也王氏周禮詳說曰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所傳者總名成均耳成均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於上庠是巳盖命夔典樂教冑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之庠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謂右學東序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亦非盖惟辟廱建在水中之一丘而三學環之於外水北為上庠一名成均水東為東序一名東膠水西為右學一名瞽宗又稱西學盖皆存舊制而被之以新號是為天子設四學也

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山陰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廱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廱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成均是也

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廱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若辟廱雖大子不得預故曰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廱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

五學之目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然四尚四貴

配四學絕無義理小戴不取有以也陸氏頗附會安石新經故有此說成均者上庠之别名非二學南北對立王者嚮明而治義取諸離南方自宜洞闢不宜更建成均以塞其前使車駕繞宫而北以至辟廱也蔡邕云辟廱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周列三代之學可見周之四學只是兼設虞夏殷之三學與當代之學而為四成均即上庠無南學之制也

彦昇按文王世子言學世子及學士在東序瞽宗上庠所謂當入學而大子齒者入此三學耳又按虞庠為射宮靈臺辟廱為澤宮俱在西郊樂記云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蓋二學自為左右也所謂郊學者止此康成謂周四郊有虞庠劉芳以四小在郊大學在國為五學顏師古以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為四學皆非也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音半與泮同宮

鄭氏曰學所以學戶教反士之宮

張子曰此小學是教國子冑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

陳氏禮書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於

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臨川王氏安石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教然後為學者何也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謂命之教矣

頖宮即魯頌之泮水鄭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其詩曰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言邁則頖宫在郊明矣辟廱只陪說或
因上大學在郊遂謂天子亦外大學非也
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
學也頖宫周學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以虞庠為廩
以藏粢盛
陳氏禮書曰頖宫即泮水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
將有事於上帝則於此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

亦設於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按孔氏學記疏云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

但立時王之學又詩泮水疏云魯有四代之學此

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

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

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據陳氏說則魯大學

止兼立東序瞽宗而改虞庠曰米廩以為小學蓋

其制亦少殺於周云

彦昇按魯有米廩以擬天子之虞庠虞庠在西郊則米廩亦必在西郊但此郊學無取賢斂才之事特於是藏粢盛而因名之為米廩非教子弟之所陳氏以米廩當公宫南之小學是魯雖設小學而無小學之教也蓋魯於西郊有米廩而公宫南之左又有小學以教子弟猶天子有虞庠又有虎門之學也又按文王世子云王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于東序可知魯行養老之

禮當在東序不與受成告克等事同在泮宮也

又可知諸侯雖不得立四代之學泮宮之外亦

皆有東序一學也

子弟入學之年

大戴禮記保傳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

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氏辯曰小學謂庠門庠門一作虎門師保之學也

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大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周書盧辯傳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訓詁乃注之或以為鄭康成注非也

鄱陽馬氏端臨曰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又曰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三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便入小學歟

古者入學之年大抵以貴賤為差貴者生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且或有童年嗣世之事故宜早諭教以成其德此天子諸侯之世子所以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也三禮義宗云諸侯之子亦以十年出就外傅在公宫之左路門之外正朝之東其説小異然其入大學之年各以冠為斷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

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蓋古者服備而后可責成人禮故曰冠者禮之始入大學者學成人之禮也國君十五而冠故十五入大學大戴禮白虎通之所言是也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二十入大學内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閭里之子亦八歲入塾而士大夫之子反十歲就外傅者以貴家内有傅姆九年以前凡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室家長幼

之節早已教之矣故需至十歲亦不妨也士大夫之子二十入大學而閭里之秀者反十五入大學何也其所謂大學乃庠序非成均也三物之教易於四術故十五亦可入也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按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天子諸侯之子入學之年也尚書大傳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入學之年也其所謂

小學大學皆國學也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庶人之子入學之年也其所謂小學即家塾大學則庠序也大傳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漢書儒林傳云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蓋依大傳為制與前說異盧氏以為諸子姓成有早晚故晚者十三遲至十五早者二十五改為十八理或然也古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亦言其大率有故則或前或却容有不同

鄉學之教

漢書食貨志在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視讀曰示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爾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郭璞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

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渭按五家為鄰即周禮之比五鄰為里即周禮之閭里胥即閭胥鄰長即比長也里有序即下文之所謂序室何休注公羊傳云中里為校室選其耆

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蓋校者教也故謂之校室校室即學記之家塾鄭康成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孔疏引白虎通云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又書傳畧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也渭按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此不過朝夕督察其出入而已非能教民者也右師坐右塾左師坐左塾則農隙之時教民於校室窮日而或繼之以夜一吏道一師道不可混也

班志作序室而謂里有序誤矣據州長春秋以

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則序當設於州里不得有之也校室為小學庠序為大學只就鄉學中別大小與國學無涉說者不知此義或指庠序為小學或又謂鄉學無大小之名皆非也鄉學國學各自有大小不可以鄉為小學國為大學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曰物猶事也一曰六德知動而明事仁愛人及物聖思無不通義制事得宜忠推誠不欺和心無乖戾二曰六行孝善於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誼恤振憂貧者

三曰六藝禮[玉帛]樂[鐘鼓]射[弓矢]御[綏策]書[文字]數[籌算]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鄭曰不弟不敬師長賈曰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鄭曰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平菴項氏安世曰賓興者所謂格則承之庸之也繼之以八刑所謂否則威之也

三山鄭氏鍔曰教民之三物以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邪人之性有厚薄昏明之異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與不能之别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於其身禍於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之謂戮民加之以刑可以無愧矣

正月之五章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

莫之懲訛言即此所謂造言也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賊民即此所謂亂民也造言無實惑衆聽亂民左道違政令害教之大莫甚於此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故八刑以是終焉

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邦國外諸侯五等之封都鄙謂畿内三等采地也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鄭鍔曰教法既布都鄙邦國宣化承流之職各推而行之以教其所治之民

司徒之教法既成於鄉遂乃推之於都鄙又推之於邦國此即王制所謂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者也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命於天子内自畿甸外薄四海皆以鄉三物教其所治之民則道德一而風俗同治天下猶運之掌上矣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

鄭氏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

長沙易氏祓曰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

黄氏度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唯大比與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為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蓋紀實也

薛氏平仲曰六官之建未聞三公之列於官也而於鄉則見之未聞六卿為之屬者而於鄉則見之以公卿之尊不嫌於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務顧不重歟

按六鄉之中有吏有師自鄉大夫以至比長皆吏也小司徒所謂六鄉四郊之吏是也大夫士之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則師也三公之仕焉而已者為鄉老亦師也鄉三物之教實三公主之蓋欲

以小民之親遜風天下莫先於六鄉故庠序之官
視樂正尤尊重焉
鄉大夫之職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
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州長以下是也使各
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王氏曰攷知其實察見其精麤
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
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

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黨正（五百家為黨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者祭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見左傳）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族師（百家為族每族上士一人）月吉（每月朔日）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

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曰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

閭胥二十五家為閭每閭中士一人凡春秋之祭祀謂州社黨崇族酺役政役田役政若州鄉老鄉大夫射黨飲酒喪紀於是卒者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五家為比每比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

長樂劉氏彝曰王都之外百里之内為地四同而晝

為六鄉專其德行道藝之職則三公也六卿也中大
夫三十人也下大夫百五十人也上士七百五十人
也中士三千人也下士萬五千人也上下相維禮義
之俗成於六鄉而化天下之本立矣
孟子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
朱子曰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
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

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仁山金氏履祥曰古者道路之制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風俗敬老如此則尊君親上可知矣

按鄉三物之教法可謂詳矣而孟子一言以蔽之曰申之以孝悌之義蓋庠序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而人倫莫先於孝悌孝悌之義明則其餘無不明矣先是校室之教非不以孝悌而其義則未之聞也故自閭里以升庠序者必申之以孝悌之義焉知其義則孝可移於君悌可移於長通之於禮樂推之於朝廷而庠序居然為鄉之大學矣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

教在寛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

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

其固有者而道之耳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之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子曰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

而已

次崖林氏希元曰古人建學惟在於明人倫使民親於下耳其間俊秀成材者則升而用之今之學校惟欲養士以待用巳無古人教民意思至其所以教之又只是區區文藝之末非古人所以造士之舊矣

按舜命契之辭其發端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孟子亦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可見古人之建學專為小民而設造士其第二義也放勲之言

欲多方誘掖以使之自得其性即敷敎在寛之㫖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葢自上世巳然堯舜之命契意皆在小民即周官大司徒鄉三物之敎也后夔典樂别是一大有司專爲胄子而設而國之俊選亦與焉雖其意亦主於明倫終不若鄉學盡人而敎之爲化民成俗之要道也

大學翼真卷一

大學翼真卷二

德清胡渭撰

小學之教

禮記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

鄭氏曰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内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藍田吕氏大臨曰未十年非不學也能食教以右手

能言敎以唯俞六年敎數與方名七年敎之男女之別八年敎之長幼之序九年敎之數日然未就外傅但因事而敎之未足以名之學至十年可以從弟子之職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

內則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謂十日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冢子適長代父者鄭曰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也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則命士以上之適子為冢子之同母弟可知矣子能食食上如字下音嗣敎以右手能言男唯于癸反女俞

唯俞皆應辭男應速女應緩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蚤其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方氏曰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祖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與飲食又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九年教之數（所主反）日（朔望與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外傅教學之師也十年以後有學無教）居宿於外（日居夜宿皆在於外）學書計（書謂六書計謂九數）衣不帛襦袴（襦上衣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靡也）禮帥（朔律反）初（帥循也行禮動作遵習先日所為也輔氏曰禮帥初前已教之遜讓禮之

端也

朝夕學幼儀　言從朝夕學幼小奉事長者之儀方氏曰朝夕學幼儀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

請肄簡諒　肄習也諒信也張子曰童子未能致文故始教之以簡童子未能擇信故且使之守信陸氏曰請習簡而易從諒而易知之事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鄭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之稱孔曰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陸氏曰象舞文王之樂也勺舞成王之樂也朱子曰勺即酌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渭按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師古曰勺讀曰酌詩序維清奏象舞也酌告成大武也十三舞勺以酌詩為節成童舞象以維清之詩為節也詩誦而未弦舞但用小舞則射御當亦且學其易者

十年出就外傳此士大夫之子學於家塾者也至年十三則入師氏所掌虎門之小學矣大戴禮曰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小藝即漢志所謂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小節即漢志所謂室家長幼之節以内則言之則朝夕學幼儀所謂履小節而書計與象勺射御皆所謂學小藝也此小學之所由名也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鄭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

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呂氏曰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師長朝夕與居處者也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去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鄭曰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教之使識舊事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黃氏曰貴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與諸子遊倅之遊同義渭按國子弟謂冢子及其母弟也貴游子弟謂妾所生之子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鄭曰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二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四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六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少儀曰齊齊皇皇）二曰賓客之容（穆穆皇皇）三曰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四曰喪紀之容（玉藻曰纍纍顛顛）五曰軍旅之容（暨暨詻詻）六曰車馬之容（少儀曰匪匪翼翼）

按師氏所教不過父子長幼之道與舊事之中失而已未及夫朝廷君臣之禮保氏之藝儀亦皆儀

文度數之事而先聖禮樂之義則未之講也故亦謂之小學

諸子掌國子之倅諸子即燕義所謂天子之官有庶子者也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大學即東序秋合諸射射宫即虞庠以攷其藝而進退之黄氏曰國子與王子弟共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易氏曰使之修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者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也

按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有冢子有適子有庶子皆可稱國子冢子代父而適子庶子皆副貳其代父者故謂之倅遊倅其無官司者也冢子數少倅數多多則師保之教或有所不逮故又設諸子之官以佐之使之修德學道而攷其藝以進退之也先王於民間之秀士固無所遺而故家大族尤其所留意周之盛也喬木有世臣之家裳華有賢者之類夫豈無自哉

彥昇按諸侯有師儒之官（鄭注大宰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其德行藝儀之教當與天子師保之官同諸侯有庶子之官（燕禮有庶子官鄭注文王世子云庶子為政于公族者）其攷藝進退之法亦當與天子諸子之官同

內則虞庠在國之西郊（三代小學周獨用虞之下庠立於西郊而名之曰虞庠）

虞庠與虎門皆國之小學也而虞庠教士之法無聞焉周人養庶老於虞庠經有明文而文王世子

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曰語謂論說於郊學孔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又周禮庶子職云秋合諸射先儒以射為射宫即虞庠之在西郊者記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宫鄭注曰澤宫名也説者亦以澤宫為虞庠然語郊乃選舉之事養老習射於是乎行禮皆非教士之法也食貨志言閭里之秀異者移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即小

何休注公羊傳亦云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古書少小通也學句學於小學小學非即虞庠歟竊意鄉論秀士升之司徒者本皆學於小學而司徒則又論其秀者以升之大學耳其不得入大學者或用為鄉吏或仍留小學而曲藝則名曰郊人以别於成均也虞庠蓋大樂正之所兼掌而教法終無可考豈選士之學於此者但觀其行禮聽其論辯而不必有師長朝夕以董之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其是之謂乎

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曰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語類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

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

文非為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蠡縣李塨剛主曰或問弟子有餘力則學文毋乃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者入塾學幼儀其父忽命曰汝為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即未學亦必先供其職侍事訖即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為學之序立言各有當

耳

按古者小學教人之法見於經傳而朱子輯為小學書者亦云詳矣而夫子括之以數語亦猶大學教人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如彼其悉備而夫子括之以三言曰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撮其機要簡而愈明謂賢於堯舜生民以來所未有豈溢美哉

朱子大學或問曰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

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

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

則恐其不免於扞格胡客反不勝平聲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盍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

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

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次崖林氏曰或問陽明云文公大學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底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

即不須添敬字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過敬字那裏補過誠字不無畫蛇添足其說如何曰大學之教是承小學做來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埽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皆是持敬之事及至十有五年入大學此時持敬工夫已熟所以收其放心涵養本原以為窮理格物之地者固已素定初非茫茫蕩蕩無著落處須用添

箇敬字也朱子之所添是為過時不及從事於小學者教之由此以為格物窮理之地固非前輩將箇緊要底字落了而待千餘年後人來補出也乃以是而議朱子寧不為所笑乎誠與敬自有分謂以誠意為主則不消添敬字是以誠當敬字固不是且經文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是意誠工夫又後格物一步也既以格物為去私意則當物格時私意巳無了又何須再去誠意再做無自欺慎獨許大工夫

得無疊牀重屋邪若謂格物即是誠意又不應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分做三節中間又用箇而后字果如其說則後面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與此一類也亦將謂齊家即是治國平天下邪可謂窒礙不通之甚矣又敬該動靜徹始終八條目不言敬而敬自無不該今以誠意當敬則敬列於八條目而為一目不能貫通乎上下矣又可通乎中庸一書通篇言誠不一而足固無待於補先儒亦未

嘗補之也焉得為此語哉陽明之言句句有病此類甚多予不能盡辯也

渭按朱子欲以敬補小學之功此特為長年遽入大學者言之耳非謂幼時不必習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事而徒以敬為學也良知家妄議其後謂小子何年洒埽應對何事乃教之以持守涵養豈不聞程子曰洒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乎又謂朱子云洒埽應對間久已持守堅固涵

養純熟是孩童而神聖矣何須大學之教豈不聞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乎又謂雖已過時而小學之事終不可廢敬不足以補之然則古者冠而后服備責以成人之禮亦將我冠博帶而習加帚拘袂負劍辟咡之儀乎若夫六藝之猶可為者則朱子固云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矣曷嘗盡廢乎良知家陽儒陰釋凡可以詆程朱者吹毛求疵不遺餘力不可不痛為之闢也

大學之教

禮記内則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夏禹之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

徐氏師曾曰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禮冠而后服備故衣裘帛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也博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内畜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為已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鄭曰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博學無方孫讀曰遜

友視志孔曰言遜順朋友視志意所尚

徐氏曰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於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常所志所慕則學之所謂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也遜遜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尚所謂舍己從人唯善是取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方比也物猶事也服謂任事從謂從君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致猶還也

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禄之誘何由向善

徐氏曰四十曰强道明德立之時也故可出仕以治一官之小事仕則有事矣於是以事物相比方而窮其理蓋方物出謀以制事則所謀當理方物發慮以揆物則所慮合理而皆不過乎物矣合則服從不合

則去去就之義也五十曰艾政成而德尊故可以統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其職事於君也

渭按二十三十兩言博學謂博學於文即格物致知之事也大學始教於此可見矣鄭目録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博學謂格物致知即此章二十三十之事為政謂齊治平即此章四十以後之事也方物出謀發慮其知止之效乎内

而不出得君子闇然之道孫友視志廣直諒多聞之益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是謂以道事君綽有大臣之風度此由大學來者也

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

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倣此又曰辨志者自能分别其心所趣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遍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强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

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厚齋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志者分别其心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徐氏曰學大學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間歲而行考

校之法其考之也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如讀經而能斷句一也肆業而無倦怠二也博習而不寡陋三也論學能決是非四也知類通達五也徐察其德行之虛實如辨别志趣一也樂於講習二也親愛其師三也善於取友四也强立不反五也以此考校則文行相資本末兼備能者知勸不能者知畏由小成以至大成而人才出矣得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則有化民易俗近說遠懷之效矣此大

學敎人之道所以明德新民而臻其極也

按大學考校之法自離經始經即樂正之詩書禮樂離經敬業博習論學即內則之所謂博學論語之所謂博文也下文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注云學士至大胥擊鼓以發篋而出其書籍然則所謂孫其業者即博文之業也故朱子釋此五者雖以上截為學業下截為德行然大槩屬知一邊於辨志云分別其心所趨向取友云知人而能識人之賢

否至於知類通達則曰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

此即補傳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強立

而不反則以為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蓋初年所

辨之志至此而有定向矣可見七年以前皆格物

致知之功九年乃物格知至之候此章之義唯朱

子能發其緼奧也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間歲

一考校第察視其能否非必人人悉如期夫以孔

子為之師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尚不能皆底

於大成況其師不及孔子者乎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官名即下文所謂大樂正周禮所謂大司樂乃樂官之長主教國子者也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四者乃入道之路故言術也四教謂以四者教也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孔曰謂敎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造成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徐氏曰禮樂有度數聲容之習故教之宜於春秋詩書則誦讀而已故教之宜於冬夏王大子王子鄭曰王子王之庶子羣后之大子鄭曰羣后公及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即內則所謂冢子方氏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國之俊選俊士由選士以升之大學故稱俊選非言選士亦與大學

之教也方氏說誤皆造焉鄭曰皆以四術成之凡入學以齒鄭曰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陳氏禮書曰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敎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按詩書禮樂皆格物致知之具也大學之所以教四術盡之矣三代以上詩書禮樂極其明備不僅如今日之所存然易為卜筮之書春秋為國史紀事之文不列於學官及經夫子之賛修則易為反身寡過窮理盡性之學而春秋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撥亂反正之道莫近於此皆教之不可一日無者於是與四者並列而為六經矣士生今日雖不幸而不覩詩書禮樂之全猶幸而得

見易春秋之微言大義又有論語孟子以為入德之門嗚呼備矣蔑以加矣所患學者志之不立或以為詞章之用或以為祿利之途而卒無躬行心得之實耳豈患經之不全哉

文王世子凡學音效世子及學如字士必時學教也與斆同鄭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謂按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當在學士之列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春夏學音效下並同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干盾也捍兵之器戈句孑戟也羽翟

雉之羽籥笛屬四物皆舞者所執干戈為武舞羽籥為文舞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四者皆大樂正之佐也胥即大胥南張氏云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徐氏曰二南者修身正家之要故特歌之舊注云南者南夷之樂今按周禮掌敎夷樂乃旄人之職亦無胥鼓之事且初教世子即雜以夷樂雖曰以示服遠得無啓亂雅之漸乎恐不可從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字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口誦樂歌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詔亦教也劉氏曰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為首也

徐氏曰四時各有所敎一則使之習有常而無廢業

一則使之志有定而無分心也

按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此文不同冬夏亦教樂春亦教詩頗相牴牾竊疑王制乃漢儒剌六經而作於古記撮其大凡不若文王世子之詳明言時教者當以此文為正不可舉兩說而包羅和會之也春夏學干戈至胥鼓南皆教樂之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此教詩之事非教樂也秋學禮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皆詩之義也非聲也

冬讀書與王制合四教之時截然不紊學記所謂時教必有正業者此也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是為函丈可以問終則負牆問終則却就後席負牆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列事未盡不問不敢先問以參尊者之言

新安王氏曰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

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

時教者博學之事也非講習則其義不明故大司成必以其所教者為之論說於東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是也論說必有所問難故下文繼言侍問之儀教者既答其問而猶有所疑則待其言盡而更問亦可謂問之審矣退而又以其所聞繹之

於己是謂慎思思之而有所得不敢自以為是復進而質之於其師是為明辨文言曰問以辨之是辨亦問之類如仲弓之辨箇於夫子非徒決之於心也思辨所以竟問之緒也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平聲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五教反學鄭曰操縵雜弄也博依廣譬喻也雜服冕服皮弁之屬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輔氏曰上言禮樂矣故下言藝以總射御書數也詩亦樂也故因樂言之故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鄭曰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之遊方氏曰藏則藏於其心修則修於其身輔氏曰藏猶詩所云中心藏之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音洛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去聲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徐氏曰敬孫務時敏藏修息遊之謂也厥修乃來安親樂信之謂也

陳氏曰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句絕今讀時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

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按徐伯魯云操縵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

興者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唯其不興於藝是以不樂乎學可見居學之有關於正業矣蓋退息之時若仍如正業之所為則張而不弛恐不勝其勞苦茍其一無所事而或為異物所遷則此心一放即是畔道之漸故必取其藝之近於正業而較為淺易不至勞苦者時時習之則心無所放而正業亦因以加熟此即論語游藝之意也居學獨無書蓋書之事更無易於讀者則暫

輟之而已且操縵博依雜服即冬讀書之餘亦可為學也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耳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石林葉氏曰執禮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示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　渭按執禮謂行禮時相

者所執以詔之禮書也雅言不及樂者蓋樂有聲有容必身習之而後曉非空言所能盡如語魯大師賓牟賈亦以其職掌偶及之耳故不在雅言之例先儒謂言禮則樂在其中恐未當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子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語類云辟如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按此言詩禮樂之效而不及書者蓋書以道政事政事必仕而後可以驗其能否方其學也無從而驗之故不言也

按王氏困學紀聞云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蓋自春秋以降學校雖廢而儒者之所以教人則仍用詩書禮樂史記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然則顔子所謂博我以文者亦博之於此而已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

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次崖林氏曰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

按上二章詩書禮樂即大學時敎之正業而此章游藝即退息之居學也六藝小學時已習之矣而此於志道據德依仁之下復繼之以游藝者先儒云小學習其事此乃究其理也然理不外乎事未

有不習其事而能究其理者觀集註云日用不可闕又云應務有餘則游藝亦必習其事可知矣葢藝有大小古者教人必先其易者而後其難者故保傅篇曰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如内則十歲學書計學幼儀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皆小藝也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及學記之操縵博依雜服皆大藝也葢既入大學則又以正業之餘力舉五禮六樂

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事而偏習之且究其所以然之故以博其義理之趣外之事父事君可以泛應而曲當内之存心養性可以精義而入神此其所以為大學之教而非曲藝者之所能與於此也

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孔曰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不知禮者疑之而問）曰有父在則禮然（知禮者從而曉之如此下同）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效下同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鄭曰學教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按學校之教所以明人倫教之為父子教之為君

臣敎之為長幼皆明倫之事也由三者推之則夫婦朋友可知矣由齒讓一節推之則其餘諸大禮可知矣以是知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今之學者亦求諸此而已豈有他術哉

學校選舉之法

禮記王制司徒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二句是綱 廬陵胡氏

曰自命鄉論秀士至曰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帥教至終身不齒皆紬惡也

命鄉簡不帥（讀曰率下同）教者以告耆老皆朝（音潮）于庠（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朝猶會也）元日（正月朔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射射禮鄉鄉飲酒禮也）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去聲）執事焉（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者鄉大夫又於次年之元日習射習鄉而使之觀也後倣此延平周氏曰鄉遂之間謂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遂在遠郊之外）如

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去聲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苗之穎出曰秀士之秀者謂其才德穎出於同輩也鄭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鄭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

鄭司農曰興猶舉也言舉與謂合衆而尊寵之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鄭曰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寡也以禮禮賓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厥明賓興之明日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退謂獻書畢而退來鄉内鄭司農曰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黃氏曰和内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懾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易氏曰賢者在位則服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

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采足以治乎民居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也成周賓興賢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之入使治之之事也

李氏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於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

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

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

真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賔興之日故自比

長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

弟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

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

長又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

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賔興之則其賢書之

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敎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疏矣

按司徒未上賢而先簡不肖猶牧羊之法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也於是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即鄉大夫三年大比所興之賢能也何休注公羊傳云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小學謂虞庠也選士移名於司徒身即入郊學孔疏云猶

在鄉學非也司徒又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大學曰俊士亦曰造士則造之以詩書禮樂而進退在九年考校之後矣其不升大學者葢使之觀禮於郊而以德進事舉言揚次第用為鄉吏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是也賢能之書既獻于王而鄉大夫復以五物詢衆庶何也恐其有遺賢也古人之於取士慎之至矣

士之在鄉學其為秀者則由序以升諸庠由庠以

升諸司徒矣其有未及乎此而材質猶可教者則教之以待後舉其不可教者則歸諸南晦而士農從此分矣

禮記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鄭曰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孔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西郊考課論說其學者才能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德謂有道德者進之宜先事次德者謂解

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言又次事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則揚之揚亦舉也

按此所進所舉所揚即鄉之秀士移名於司徒而身入郊學不征於鄉者也鄭注以進士當之誤矣

周禮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其屬則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鄭氏曰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興猶舉也

鄱陽馬氏曰按六鄉之外為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畧先儒謂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豈遂民不可教而鄉民不可耕邪葢亦當互文以推之

王氏曰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之甿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者也七萬家幾二萬人必當有桀異聰

慧者於是乎興之

劉氏迎曰興甿不過明有功屬地治而已後世孝廉賢良之舉即興賢能之遺制力田即興甿之遺制豈可比而一之

易氏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甿之意乎

黄氏曰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為職而里宰合耦于鋤

鄰長趣音促其耕耨無非農事故興甿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雖在甽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

按興甿與興賢能不同謂如漢舉孝弟力田者近是然則遂七萬五千家竟無一賢能之可舉乎曰非也鄉有庠復有序遂則有序而無庠鄉學庠為大賢能之舉必由鄉庠遂之秀士亦必移之鄉庠而後得升於司徒鄉老及鄉大夫主其事而遂大

夫不與焉故遂無賔興之文耳士之升也由遂序而鄉庠而郊學而大學正合天子外小學內大學之義然則都鄙如之何曰鄭注周禮大宰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王制天子之縣平聲内凡九十三國謂之縣内諸侯其論秀當如外諸侯之例三歳而一貢直升司徒不由鄉庠也舊説諸侯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縣内三等采地當亦視

此數矣

禮記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

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

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

長樂劉氏曰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

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

蹈於中和之域哉

陳氏曰棘則欲其悔過之速也棘急寄則示其有可復

之理可悔而不悔可復而不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

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與三日不舉仁

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方氏曰將棄之而不舉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棘寄則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

按鄭注此經不及國之俊選者蓋俊選由鄉老司徒之論升以入學雖或不能臻於大成而亦不至有過惡安得有棘寄之罪唯國子循例入學不由論升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先王厚之以恩亦必

裁之以義習禮以示之而終不變則屏之遠方當如伊尹放大甲于桐晉放胥甲父于衛耳先儒謂遠方在九州之外果爾則與四凶同罪矣學校之刑恐不至於此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鄭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進士可進受爵祿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孔氏曰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畀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于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于王升

諸司馬也

廬陵胡氏銓曰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賢者固不告矣後世策士於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之義也

按學者九年大成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然後得升諸司馬司馬又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官之爵之而不賢者不得與焉則其人必可以為公卿大夫位之於朝佐天子治平之業非知效一官能效

一職者之可得而比矣故學記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貴游子弟即諸子所謂遊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曰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王昭禹曰士庶子之守在路寢之内次舍之中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

藝而進退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讀曰釋菜）合舞

秋頒學合聲

司士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止齋陳氏傅良曰古者取士先國子次俊造夫國子非但王子之謂也記曰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諸侯子在其中矣今見於經師氏居

虎門教國子則宿衛王宫之士庶子宫伯所領者也大司樂成均教國子是謂胄子則常在學者也其餘不常在學特名在學士之版則歳春秋一合諸學其籍在諸子其教則大胥小胥由此觀之列國之子與在周行者同衛王宫同入成均同隷學士之版於斯取才焉而用之曾何内外之辨傳言周公之子伯禽康叔之子牟齊大公之子伋俱事康王而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以魯侯對略可覩矣

猶以為未廣也則鄉黨有賓賢邦國有貢士是謂俊造蓋以三百六十官迭來四方之彦而博極一時之選是故天下無遺才而王室亦無世官之弊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

按羣后與卿大夫元士之子年十三無問適庶皆得入虎門之學及其二十而冠也則唯適子得入大學為造士而庶子不與焉故又設諸子之官以掌其教治攷其藝而進退之進者移名於司士司

士以告大司馬而官之以宿衛其退者則仍教於師氏以待後舉也王宫宿衛皆功臣之世賢者之類此國家所以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歟

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

尚書大傳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號曰命諸侯

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

食貨志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

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

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

王氏困學紀聞曰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

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

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按諸侯每歲必貢士似太數當從大傳三歲一貢

為是鄉大夫三年一興賢遂大夫三年一興甿外諸侯豈獨歲歲貢之邪然即三歲一貢約畧計之有三千餘人豈能皆入大學左雄云升之司徒是也漢志所謂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者蓋司徒又論其秀者升諸大樂正耳造士九年大成而後升諸司馬曰進士别之以射其在司馬辨論官材之日乎

彦昇按儀禮鄉飲酒禮鄭目録云諸侯之鄉大

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鄉飲酒義孔疏云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鄉各有學鄉學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必用正月將用升之先為鄉飲酒之禮據此則諸侯興賢與天子之禮同其三年所貢士即其興於鄉而升於學者也然其所謂野處而

不暱者必不止於所貢之士而其國亦欲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也則既貢其尤異者於天子其餘升於大學者當如天子之有造士也或遂用為鄉吏當如天子之出使長之入使治之也

禮記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長樂劉氏曰語謂萃集學士定其優劣）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句）遠（去聲）之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氏曰曲藝謂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等謂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為次序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俟事官之闕者以代之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徐氏曰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今郊人雖賤而酌上尊所以榮之也

陳氏曰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道德為先事

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曲藝一曲之藝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此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進其等即於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於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為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

曲藝鄭但云小技能也孔疏乃以為醫卜之屬後

儒皆遵其說今按王制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賤之也郊學之士由論秀以升此輩安得與其列竊謂此曲藝之人亦鄉所興之能者也鄉三物之教本有六藝鄭注鄉大夫職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則今之曲藝爲初時所興之能不足於德行者明矣葢藝而本之於德行此之謂道藝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是也非然者則謂之曲藝

名曰郊人以其終不可與入大學也德事言三者既一無所長故願自貶以各試其所嫺之藝以補事官之闕而先王亦進而序之使人以器不求備也郊人雖賤而猶得酌上尊以相旅為其由賓興來耳如果為醫卜之屬則出鄉不與士齒安得有若此之榮哉先王之於士取之甚寛而辨之甚嚴既不限其同升之路亦不淆其流品之分仁之至義之盡也

樂記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鄭曰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孔曰北面而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之末節故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

也

慶源輔氏廣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耳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耳本末具舉精麤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禮作樂以示天下

按樂師宗祝之屬正郊特牲所謂陳其數而不知其義者漢初有徐生善爲容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即此類也先王之所以教人者莫大乎禮樂

然陳其數而不知其義則名雖在學士之版而實與執技之流相近曾何當於大學之道哉而況射御書數之小於禮樂者哉故鄉三物及師氏之教皆先德行而後六藝苟無德行以為之本即非道藝而謂之曲藝故下之後之李剛主大學辨業乃云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六藝失則德行俱失上下先後不成倒置歟

大學翼真卷二